

和平、倫理與非暴力 菲利普·屋倫先生主講 (共一
集) 2011/12/3 澳洲南昆士蘭大學克萊夫伯格佛中心
檔名：52-485-0001

主持人：有請菲利普·屋倫先生。他將為我們帶來一個關於和平、倫理與非暴力的特殊演講。女士們，先生們，讓我們掌聲歡迎菲利普·屋倫先生。首先為我們做介紹的是杜水心教授，本次論壇的主席。有請。

杜水心教授：首先，請允許我以傳統的问候方式向我們充滿智慧的祖先們致意。祝願世界和平。下面的精彩的演講來自傑出的澳大利亞企業家、慈善家、人道主義者菲利普·屋倫先生，他曾任全球最大銀行花旗銀行的副總裁。他定居澳大利亞，做為一名公民和一位社會領袖，他功勛卓著。他曾獲得二〇〇七年澳大利亞維多利亞獎，以及二〇〇五年澳大利亞金質獎章。澳大利亞國家委員會曾這樣表彰菲利普·屋倫先生：「通過他的慈悲與慷慨，菲利普·屋倫先生為很多慈善事業提供了重要幫助，並激勵大家一起分享他的人道主義價值觀和理念。他在商業領域取得的成就使他成為一名實幹家，隨之通過文森康斯坦斯慈善信託公司，他將精力全身心的投入到他所關注的慈善事業中去。」菲利普·屋倫先生的主要項目，文森康斯坦斯慈善信託，是在全球範圍內，推廣對一切生命的關愛，在澳洲的文化中留下了閃亮的一筆。該信託現已遍布全球四十五個國家，共有五百個項目，強調倫理、同情和合作，並反對虐待人類和非人類（動物）。現在，我們很榮幸地邀請菲利普·屋倫先生，為我們帶來這次關於和平、倫理與非暴力行為的演講。歡迎菲利普·屋倫先生。

菲利普·屋倫先生：謝謝教授。首先，請問大家能聽到我說話

嗎？好的，謝謝各位。請讓我祝賀並感謝淨空法師組織了本次精彩的論壇，讓我度過了如此美好的時光，期望能再次被邀請。李爾王在深夜的懸崖上問一位盲人，格羅斯特伯爵：「你是怎樣看這個世界的？」這位盲人格羅斯特回答說：「我感受它。」我也是這樣的，我們大家應該也是這樣。我今天演講的主題是「和平、倫理與非暴力」。大家知道，我不太喜歡談論自己，所以我請大家想像一下，一個怯懦的青少年，在近五十年前，孤身一人來到澳大利亞，沒有錢，沒有父母，沒上過學，沒有朋友，什麼都沒有，只有一個模糊不清期待成功的志向。無論這一切對我來說意味著什麼，想像一下你是那時候的我。在我四十歲時，我決定用溫暖的雙手獻出我所擁有的一切，最後再身無分文的離開。不過到目前為止，我們還是收支平衡的。正如剛才教授所說，我們現已在四十五個國家建立了五百個項目，通過建立學校、孤兒院、庇護所、診所、禁獵區、農場、沼氣廠、救護車、潔淨水等項目，為兒童、動物和環境提供幫助。

那是什麼讓這位曾經一無所有，現在已經很富有的人，決定放棄他所有的財產，包括房屋、公寓、工廠和辦公樓等擁有的一切？是什麼讓他放棄他喜愛的龍蝦和他的利爾噴氣飛機，而換回的是用這些金錢建造的庇護所和屠宰場？除了照片，他什麼也沒獲得；除了腳印，什麼都沒留下；除了回憶，什麼都沒得到；除了時間，什麼也沒因他犧牲。是什麼讓他決定這樣做呢？這不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問題，請在你的靈魂深處探尋。聰明的人是不會因小失大的，一些事情的發生改變了我的人生。我去過但丁的地獄，卻沒有神聖的愛人貝婭特麗絲，也沒有詩人維吉爾的引領。在我的旅途中，我明白了幾條重要真理。衡量一個人，不在於他賺多少錢，而是他準備捨棄多少，尤其是對陌生的人。

大家知道，我沒有在華爾街上實現自我，因為它在通向大馬士革的路上。成功的人生並不意味著什麼，除非它也是一個有重要意義的人生。大家都知道，蘇格拉底是正確的，「未經檢驗的生活是毫無價值的生活。」我檢驗了我的生活。古希臘哲人伊壁鳩魯也是正確的：「想要提高一個人的幸福指數，不要只在增加他的財富，只需減少他的欲望。」我明白，援助之手比祈禱之口更為神聖。在擺脫蒙昧之前，需要劈柴、挑水，在開啟智慧之後，還是需要劈柴、挑水。在今天的冰島，流傳著一個美麗的傳說，是關於一個叫做司其布拉尼的雲船。除了它巨大的外形，還有兩個特徵讓它顯得獨一無二。第一個特點是，當你在海洋上航行時，這艘船會喚來任何方向的風，將它吹向任何想去的方向。第二個特點是，它可以折疊起來變得又小又輕，你甚至可以將它裝入衣兜。想像一下，有一艘船可以把你帶到任何目的地，而且幾乎沒有重量。對於慈悲之心，這個隱喻意義深遠。慈悲之心同樣幾乎沒有重量，卻可以帶你去想要去的任何地方。

現在有人說，美國人進行戰爭是為了了解地理，而我卻找到了一種更好的方式。我會去需要我的地方，那裡有挨餓的兒童、苦難中的動物和瀕臨死亡的地球。請原諒，這就是我居住的地方。在非洲，十二歲的少年兵士用A K四十七來福槍殺死了他的鄰居。在中國，多達七千隻月熊被關在籠中長達二十六年，牠們在墮入陷阱時肢體被撕裂，而籠子又像棺材一樣焊接緊密，然後用一根導管抽取牠們的膽汁，滴落到桶中供人們飲用。我曾寫過一本關於納爾遜·曼德拉的書，書名叫《告訴我，告訴我真相》。這些月熊被禁閉二十六年，精神錯亂，納爾遜·曼德拉在魯本島被囚禁二十六年，也是近乎崩潰。在韓國，每年有一百萬隻狗被打死，因為屠宰的人認為，痛苦和掙扎使得狗肉更美味。在南非，人們把五千隻溫順、失

去母獅的小獅子灌醉，然後用獵槍或長矛殺死牠們，或讓獵狗把牠們咬碎，他們把這叫體育運動。

在加拿大，三十萬隻小海豹在冰面上被打死，而牠們微弱的心臟還在跳動。在中國，人們用鉤子將活的狗吊起來剝皮，用來製造毛皮大衣，圖文巴的商店裡就出售這種毛皮大衣。長長的繩索，有的甚至長達一百公里，還帶著捕殺海豚、信天翁和海龜的數以百億的鉤叉，讓地球備感窒息。今天，我們把海洋當作我們的私人備餐間和公共衛生間。太平洋裡充盈著塑料、垃圾和人類排泄物，它們形成了一個比印度還大的流動島嶼。海豚和鯨正在日本和丹麥的淺灘上漸漸死去，巨大的港灣被染成了血紅色。這就是我們的工作之處，這就是我的工作。好幾百萬條鯊魚從海洋被撕扯上岸，牠們的鰭被砍斷，隨後就被扔到海裡，牠們在忍受惡浪的擊打之下被折磨而死。這一切是為了換來魚翅湯。全世界的動物加工廠向海洋傾瀉著化學物品，造成很多低氧乃至無氧的「死亡區」，總面積高達一百萬平方公里，生存於這裡的海洋植物、珊瑚和深海動物全部死亡，無一倖存。海底今天已經像月球表面一樣死氣沉沉，而海水也成了有毒的酸性汁液。

大家知道，在世界各地，農場主們站在乳牛的胸腔上殺死牠們，然後折斷牠們的肋骨。這就是在乳製品行業中殺死乳牛的方法。而且，這種方式是法律所認可的。數十億雛雞每天被簡單的塞進機械絞肉機中絞碎，僅僅因為這些雞可以做為一餐飯。而今天的宗教性獻祭，讓二十一世紀看起來像一個新的黑暗時代。今天，貧困兒童仍在挨餓，因為他們的莊稼地裡所出產的糧食，都供應給了吃肉的外國人。你應該會因為我不再展示更多的圖片而輕鬆，但我們有超過四十萬張圖片，而我僅僅向你展示了其中的十四張。讓我來告訴大家一些資料。各位知道，淨宗學院是一個了不起的機構。我昨

晚聽到，生命可以因教育而得到拯救，我認為這「太對了」！

你需要了解這些。百分之九十的海洋魚苗被碾碎成顆粒狀，用來餵養我們的家畜。今天，食草的奶牛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海洋食肉動物。這些奶牛吃的海洋魚類，比野生的鯊魚、海豚、海豹等，這些海洋生物吃的魚都多。海洋正在我們的手中瀕臨死亡，到二〇四八年所有的漁業都將毀滅，二〇四八年。而它們是地球之肺和地球的動脈系統。如果在座諸位有人有十歲以下的孩子，那我擔保，你應該已經感到恐懼了。在人類歷史上，只有一千億人曾經生存過。然而我們人類每週要折磨並殺死三十億隻有知覺的、活生生的、可愛的動物，每週三十億隻。每年，有一萬個物種因為一個物種的活動而全部滅絕，這一個物種就是人類。一萬種生物因為人類而絕滅。而此時，我們正面臨宇宙史上第六次大規模的物種滅絕。如果說有其他生物體曾幹過同樣的事，我們稱之為病毒。這是難以想像的摧殘人性的犯罪。這個會場裡的每一個宗教，都以口口相傳為其歷史開端。如果我們能將那些弱小而無助的動物的口述史錄製下來，它們那尖銳刺耳的叫聲一定會壓過宇宙大爆炸的雷霆之聲。

女士們，先生們，今天的世界迫切的需要兩件事情，即領袖和真理。智慧的中國人有一個詞，「見教」，即認真聽告訴你真相的朋友的話，哪怕這話有些不中聽。多麼精彩的詞！認真聽告訴你真相的朋友的話，哪怕話不中聽。所以，讓我們說出真相，無所畏懼，擲地有聲。這就是梵語「非暴力不合作」的真正含義。真理的力量。著名詩人拉迪亞德·吉卜林，曾經這樣描寫一個在一次世界大戰中垂死的年輕人：如果他們問你，為什麼我們會死，告訴他們是由於我們的父親撒的謊，是父親的謊言。哲學家艾德蒙·伯克寫道：「邪惡的蔓延是由於好人無所作為」。無所作為不是一種選擇。我一直景仰著名的莫爾特克伯爵，那位普魯士將軍，那位更願意思

考而不是談論的人，那位會七種語言，卻懂得如何保持沉默的人。對我來說，站在此處發言是需要勇氣的，對你來說，坐下來傾聽也同樣需要勇氣。

我曾聽到過父親在奄奄一息之際的慘叫，他的身體被癌症破壞，癌細胞侵入他的肺、脾、肝冠帶、前列腺以及他的骨頭，最後侵入他的大腦。你們永遠無法想像他那刺耳的尖叫。後來，我意識到，我以前曾聽到過這種悲慘的叫聲，在屠宰場，在從澳大利亞到中東的牲口船上，當日本人用魚叉擊中母鯨的腦部，牠在垂死之際向牠的幼鯨高聲呼喚時。這些動物的哀嚎就像我父親的哭喊一樣，他們的叫聲一模一樣。我還發現，當我們遭受痛苦時，包括所有的人以及動物，當我們遭受痛苦時，我們的痛苦是一樣的。以承受痛苦的能力來說，一隻狗與一頭豬，與一隻熊，與一個男孩，是一樣的。維克多·雨果說，「沒有什麼比思想來臨的時刻更強大。」此時就是思想來臨的時刻。自奴隸制廢除以後，動物權利現在已成了全社會最大的問題。

所以，我和我的妻子的座右銘是：慈悲無界限。我們要穿越所有國家、政治、種族、宗教的界限。但是，我們也在穿越最為血腥的物種的界限，那裡是犯罪的高發地帶。我將自己置於不利乃至危險的境地，或許我準備好要轉向弱者，但我並不打算背對弱者。著名的人類學家瑪格麗特曾經說過：「永遠不要懷疑，少數具有奉獻精神的人可以改變世界。的確一直以來都是如此。」全世界只有一千三百萬猶太人，他們卻在全球性事務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：在政治、科學、哲學、藝術方面，還有諾貝爾獎。然而，全世界有超過六億的素食主義者。人數超過美國、英國、法國、德國、西班牙、意大利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亞、新西蘭等，這些國家的人口總和。如果我們組成一個國家，我們將比歐盟的二十七個國家都大。我們是

強大的。

儘管這個數字巨大，但我們仍然被粗暴的捕獵、殺戮的那些白痴們所淹沒，他們對原本就不成其為是問題的前提下，認定暴力是答案。相信我，這裡在座的很多人是有能力改變這個世界的。我不是一個耐心的人，耐心是一種太高尚的美德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科學家對混沌理論以及蝴蝶效應的描述，亞馬遜叢林裡的一隻蝴蝶扇動翅膀，會影響非洲的氣候模式、南海的颱風以及內布拉斯加州的颶風。一些小事會產生巨大的、難以估量的間接後果。小事情、小人物可以改變世界。

但是我們生活在媒體時代，這使我想起了漢娜·阿倫特的著作《耶路撒冷的艾希曼》，在此書中，她創造了新詞「平庸之惡」。在堪培拉獲得澳大利亞年度傑出人物獎和獲得澳大利亞勳銜之後，我受到了大量的媒體關注。我被這裡一家大型報紙猛烈抨擊，以下就是滿口謊言的新聞記者對我原話的歪曲。「屋倫先生，我驚訝於像您這樣身分的人會說出這樣的話：食肉是謀殺；帶著一隻虎皮鸚鵡的小老太太是在冒犯神靈；牲畜產品是不道德的；除非我們停止殺戮動物，否則不會有和平；工業毫無吸引力；動物就像是人類的孩子。你不知道這些話對我們的農民是多大的冒犯嗎？」那麼，這是我的外交回應。儘管身為一名新聞記者，你還是把語言抨擊得毫無生氣。但你如果想要引用我的話，請誠實的去做。我的確說過「紅色知更鳥身在樊籠，整個天堂陷入狂怒之中。」但這不是我說的，是威廉·布萊克在《天真的預言》這首詩歌中說的。順便說一下，先知穆罕默德，願和平降臨於他，他說：「如果真主不知道，麻雀不會從天而降。」是的，我也曾說過這一戒律：「汝不可將殺戮施於任何活物。這一戒律早在西奈山被宣示之前，就已經銘刻於人類的胸膛。」但這真的不是我說的，是列夫·托爾斯泰的話。

對，我承認我說過，「殘忍的根基並不強大，只是四處蔓延。受習俗保護的不人道必將屈服於思想所捍衛的仁慈，這個時代終將到來。一個人只有將所有生命都視為神聖的，他才是道德的。」我今天非常高興能看到光明的前夜，但這實際上是諾貝爾獎獲得者阿爾伯特·史懷哲說的。不錯，我說過「只要我們還在屠殺動物，世界上就永遠不會有和平。只要人還拿著屠刀去毀滅比自己弱小的生命，就不會有公正。」但這是伊薩克·辛格說的，他了解奧斯威辛集中營、達豪和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大屠殺，他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。記者先生，我承認我說了一些關於動物和孩子的話。狼會躺在羊羔旁邊，美洲豹和小山羊在一起，小孩子領著幼獅和小畜群。可這實際上是先知以賽亞說的，不是我。不，我沒有說過任何關於貪欲和野心的話。不是我，是耶穌說的。他說：「看那空中飛鳥兒和野地百合，所羅門王極榮華時，都不能與它們相提並論。」此外，他還說，「你只要有任何極小的憂慮，我的弟兄，那都是對我來的。」那你做為一名新聞記者，是在暗示你的農民聽眾被諾貝爾獎獲得者和先知們所冒犯嗎？或者我應該回到家裡把我的書全燒掉？這似乎是柬埔寨前領袖波爾布特的最愛。這下新聞記者啞口無言了，他的勇氣沒了。他寫了一篇文章，往我身上潑髒水，把我稱為激進分子。

大家想想，我們需要另一位哥白尼來提醒我們，我們不是宇宙的中心，我們不是。我們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。但是，世界在變化。十年前，Twitter是鳥兒的歌聲，www是鍵盤卡住了，雲是在天上，4G是個停車場，Facebook是一面鏡子，Google是嬰兒在打嗝，Al-Qaida是一個普通人名，Skype是一個標題。世界已經變了。我們需要停止所做的事情。我們浪費了數以億計的美元用於和人類無關的殘忍的動物實驗。我們花費數十億去阻止奶牛排放溫室氣體

，好讓我們能吃上牛肉。甲烷比二氧化碳威力大二十四倍還多。動物性疾病的傳播正在從動物群體轉移到人類，一些科學家預測有一種大規模的流行病，可與黑死病相比，當年黑死病曾毀滅了歐洲大半人口。

西方人百分之六十現在有肥胖症，所以他們花數十億做外科手術來切除脂肪。在美國，糟糕的肉食結構帶來的疾病，已經讓醫療保險制度破產，美國需要八萬億美元投資國債，只是為了那些利息。現在的數字已經是零了。美國就算關掉所有的學校、大學、陸軍、海軍、空軍、海軍陸戰隊、國家安全、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，也仍然沒有足夠的錢來付醫療帳單。現在哈佛大學和康奈爾大學承認，一個健康人的飲食，最佳的食肉量是零。所以，如此龐大的健康預算下，卻仍然在吃肉是一種瘋狂的行為，就好像把救護車放在懸崖下面一樣。正如愛因斯坦的那句名言，「我們不能用與製造問題時相同的思路來解決問題。」偉大的歷史學家芭芭拉·涂克門說，「愚蠢的作用是阻止我們獲得最大利益。」那麼這就是我們的愚蠢。肉食正威脅到我們的食物、水和相關領域的安全。

水就是新的石油。各個國家很快就會為它而發起戰爭，數百萬年才充滿的地下蓄水層正走向枯竭。我做童子軍的時候，打了第一口井，在五十英尺深處挖出了水。現在，到八百英尺的深度，我們還在抽泥漿。我在中國的一個項目，已經挖到了三千英尺，還是乾涸的，沒有水。大家知道，生產一公斤牛肉需要五萬公升水，生產一公升牛奶需要一千公升水。我們很快就要喝再生水了，很多國家現在已經在喝再生水了。在西方，每英畝的土地出產一百公斤牛肉、二萬公斤的土豆、四萬公斤的生菜。而在今天，仍有十億人在遭受饑餓，今年將有二千萬人因為營養不良而死去。如果我們僅僅削減百分之十的肉類消費，就能養活一億的人口。而如果我們都成為

素食者，那我們這個星球的人就將永離饑饉。

大家記得我提過，在我年輕的時候，我最鍾愛的食物是腓力牛排和龍蝦，喜歡坐著私人的噴氣式飛機四處飛行。現在我已經改變。既然我能改變，每個人都可以。如果所有人都是西方式的飲食結構，就需要兩個星球來養活我們。我們卻只有一個，而它正瀕臨死亡。大家知道，現在食品價格飛漲。我需要購買泰國大米，以支持我在亞洲的項目，從前是一百九十七美元一噸，而現在已經漲到一千零一十五元一噸，在五個月內漲了五倍還多。在非洲，我們也有類似的經歷。而在南美洲，我不得不說，那些貧困國家把自己的糧食賣給西方國家來換取硬通貨，此時他們的孩子正在父母的懷裡挨餓，西方國家卻用這些糧食來餵養牲畜！我們還能吃得下牛排嗎？在這個會場裡，我是唯一將這種做法視為犯罪的人嗎？請牢記一點，我們每吃一口肉就等於在挨餓的孩子的淚臉上扇一巴掌。

當我凝望她的雙眼時，我還能保持沉默嗎？地球能生產足夠的食物來滿足人們的需要，但卻不足以滿足人們的貪欲。肉食產業正在走向破產，並且正在吞噬著我們。食肉的女性患乳腺癌、男性患前列腺癌的風險比素食者高出四倍，四倍。在西方，心臟病發作的機率是百分之五十，就和擲硬幣一樣，五十比五十的概率。而對一個印度的素食者來說，這種風險只有百分之四；中國的素食者，風險是百分之四；馬來西亞的素食者，也是百分之四。但是，對我們西方人，這種風險是百分之五十。目前，聯合國聲稱，肉類產業排放的溫室氣體已經遠遠超出交通工具的排放，包括小汽車、火車、公共汽車、輪船等等，所有這些交通工具。牲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是交通工具排放量的一百五十倍。

我該告訴你們，西伯利亞永凍層現在就像一個滴滴作響的定時炸彈，一旦它隱藏的甲烷氣體釋放出來，那一切都完了。遊戲結束

了。科學家們預言，北極夏季海冰會在四十年內消失，後來他們改成八年，現在他們說是兩年。喜馬拉雅山脈的冰原被準確的定義為第三極，因為它們像南極和北極一樣，布滿了冰。正是它們養育了一半的世界人口，恆河、印度河，雅魯藏布江、長江、伊洛瓦底江，湄公河、黃河。現在，它們正在迅速的融化。經濟將會崩潰，會爆發大型的疾病，並吞噬掉成百萬的群體。在穆罕默德·尤努斯獲得諾貝爾獎後，我曾經和他共進午餐。我告訴他，在孟加拉淹沒之後，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和善舉，都將付之東流。在澳大利亞這裡，當有一千個難民乘船到達我們的海岸時，我們都會恐慌。想像一下溫室氣體釋放增加到百萬分之五百五十，或者溫度增高三度，融化的高山冰冠和冰川會造成十億的生態難民。大災難將永遠的改變地理面貌，我們正面臨著天搖地動。如果有一個國家生產的武器會給世界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壞，我們就會先發制人的對它進行軍事打擊，把它炮轟回青銅器時代。但是，我們不能。這不是哪個流氓國家，它是一個產業，而我們是它的消費者。幸運的是我們不必去炮轟它，我們只需要停止購買。

因此，喬治·布什錯了。邪惡軸心的範圍不是朝鮮，伊拉克和伊朗，而是我們的餐桌上，而大規模的殺傷性武器就是我們的刀和叉。但是，成為素食者，我們就可以解決所有這些環境、水、森林、健康和倫理的問題。它就如同瑞士軍刀一樣，會帶來幸福、健康、和平的生活。在堪培拉獲得澳大利亞年度獎章，媒體又抨擊我，因為我說肉類是一種新的致癌物，如同石棉。我向他們出示了科學雜誌，於是他們又質疑我的愛國精神。但我是像馬克·吐溫一樣的愛國者，我永遠支持我的國家，我只有在我政府值得受到支持時，才會支持它。我在全世界各地演講，有時是對一百人，有時是像現在這樣的一千人，有時是五千人。大家有很多共同點，都是善良的

人、注重精神的人、富有同情心的人、有愛心的人、誠實的人，這些人真的想要改變這個世界，只要他們自己不必非要做出改變。可惜的是，生活不是那樣的。我們首先要改變自己的心，然後這個世界才會跟著變化。

我跟這個行業裡的每個人說，肉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騙局。一年中因為肉食而死掉的動物和人類比每年誕生的人類還要多。吃動物的肉並沒有充分的理由，只有各種藉口。謝謝大家！肉類工業將會終結，因為它本身是無益的。石器時代不是因為我們用完了石頭而結束的，但是肉類工業會因為我們不再有藉口而走到盡頭。農民因此而獲益最大。農業不會結束而會繁榮興旺，只是生產線會有變化。真正的農民會賺很多錢，他們甚至連點錢都不願意。我希望下一個億萬富翁會建立一個素食版本的麥當勞。我想他會是個印度人，最有可能是來自印度的古吉拉突邦，古吉拉突邦是一個素食的地區。政府會很高興。新型產業會出現並發展繁榮，醫療保險費會直線下滑，醫院的排隊名單會消失。我經常開玩笑說我們會變得非常健康，要想讓墓地派上用場，恐怕要殺死一個人才行。

我得說淨宗學院是百分百正確的，教育才是關鍵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《卡拉馬佐夫兄弟》一書中問道，用一個孩子遭受苦難來換取世界上所有的財富值得嗎？如果那不是個孩子而是隻猿？而他的回答是否定的。世界上所有的財富都不值得去換取靈魂的苦難。殘酷的行為我們都是有所了解的。我有一個長期的賭約，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人打賭，這是個大賭。把一個孩子放在房間裡，就一個孩子，還有一個蘋果和一隻小兔子。如果他吃掉蘋果，並且對兔子殘忍，我就送你一輛新車。到目前為止，沒有人和我打賭。相信我，如果屠宰場是玻璃牆做的，那麼沒有一個好心人會再吃動物的肉了。你想，我們都是同類，牠們不只是其他的物種，牠們是另一個種族，

而我們卻冒險謀殺牠們。墨爾本一個大教堂的主教被我嚇得要命，因為我說我不能和他一起吃飯，原因是我不想吃被謀殺的犧牲品那腐爛的屍體。

我為聯合國服務並為他們寫東西的時候，經常說和平的地圖是畫在菜單上的。和平不是戰爭的消失，而是公正的存在。公正必須無視不同的人種，不同的膚色，不同的種姓，不同的信仰，不同的宗教，不同的物種。如果它不能無視於所有這些情形，那它就會成為恐怖的武器。所以，公正必須是一視同仁的。有像你們這樣的、真正意義上的領袖，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但他也要誠實的面對自己的心魔。馬丁·尼莫拉是德國的一位牧師、哲學家，他在一戰時期是潛艇指揮官，因為譴責德國知識分子做了懦夫而被囚禁在監獄中八年。他這樣寫道：納粹來抓共產主義者時，我沒有說話，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；接著他們追殺社會民主主義者，我沒有說話，因為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；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，我沒有說話，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；之後他們追殺猶太人，我還是不說話，因為我不是猶太人；最後他們奔我而來，再也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。正直的男人和女人必須直言不諱。

你們可能知道，我來自於投資銀行這樣的環境，當我改變之後，世界對我而言也變化了。但是我的朋友圈子和社團組織都轉而與我對立，與這種價值觀對立。我妻子可以告訴大家，一直到現在，牲畜產業都有很大的勢力，他們仍然會威脅要殺死我們。但是，我得說，我們並不會停步。我呼籲大家勇敢的行動起來，勇氣是關鍵，教育是關鍵，智慧是關鍵。點燃蠟燭難道不比咒罵、黑暗更好嗎？世界上所有的黑暗也不能熄滅一只蠟燭的光芒。司各特·菲茨傑拉德將軍在《了不起的蓋茨比》一書最後一句寫道，「於是，我們奮力搏擊，好比逆水行舟，不停地被水浪沖退，回到了過去。」我

問你們，我們要永遠生活在一個變態的、自以為是的、殘忍的過去中嗎？我們不要再重活歷史，讓我們創造歷史。這才是領袖要做的事情，我們創造歷史。我深信另一個世界的存在是可能的，在寂靜的夜晚，我可以傾聽到它的呼吸。我請求今天在這裡的所有人，在你的社團，你的家庭、朋友圈、生意場中，盡自己最大的能力來阻止對我們同類的謀殺和虐待。從今天開始請停止這樣的行為。

大家的宗教信仰和命運也會這樣告訴你們，公正和你們的個人信仰會這樣對你們要求，因為你們擁有智慧的頭腦，否則你們就不會坐在這裡。智慧的頭腦，純淨的心靈和清白的雙手。所以，不要害怕，記得我心中的英雄，聖雄甘地的話，「首先他們無視你，然後他們嘲笑你，接著他們打擊你，最後你勝利了。」我們的動物同類，在數百萬年的進化過程中存活下來了，它們有權利和我們一起和平的分享這個美麗的星球，這片淨土。牠們已經等了太久。禽獸和惡霸曾變身為哥利亞，但是大衛就要來臨。可能他就在這個大廳裡，也許就是你們中的一員。如果不是你們，又會是誰？如果不是現在，又將是何時？感謝大家，祝福大家！

杜水心教授：多元文化論壇的主題是「愛、和平與和諧」，我想菲利普·屋倫先生啟發了我們，實踐、熱愛和平與和諧，這不僅僅是對我們人類，而是對於宇宙間所有的生命。因此，我們至誠的感謝菲利普·屋倫先生，感謝他的勇氣、智慧、慈悲。讓我們去實踐和平、愛與和諧。再次感謝菲利普·屋倫先生。